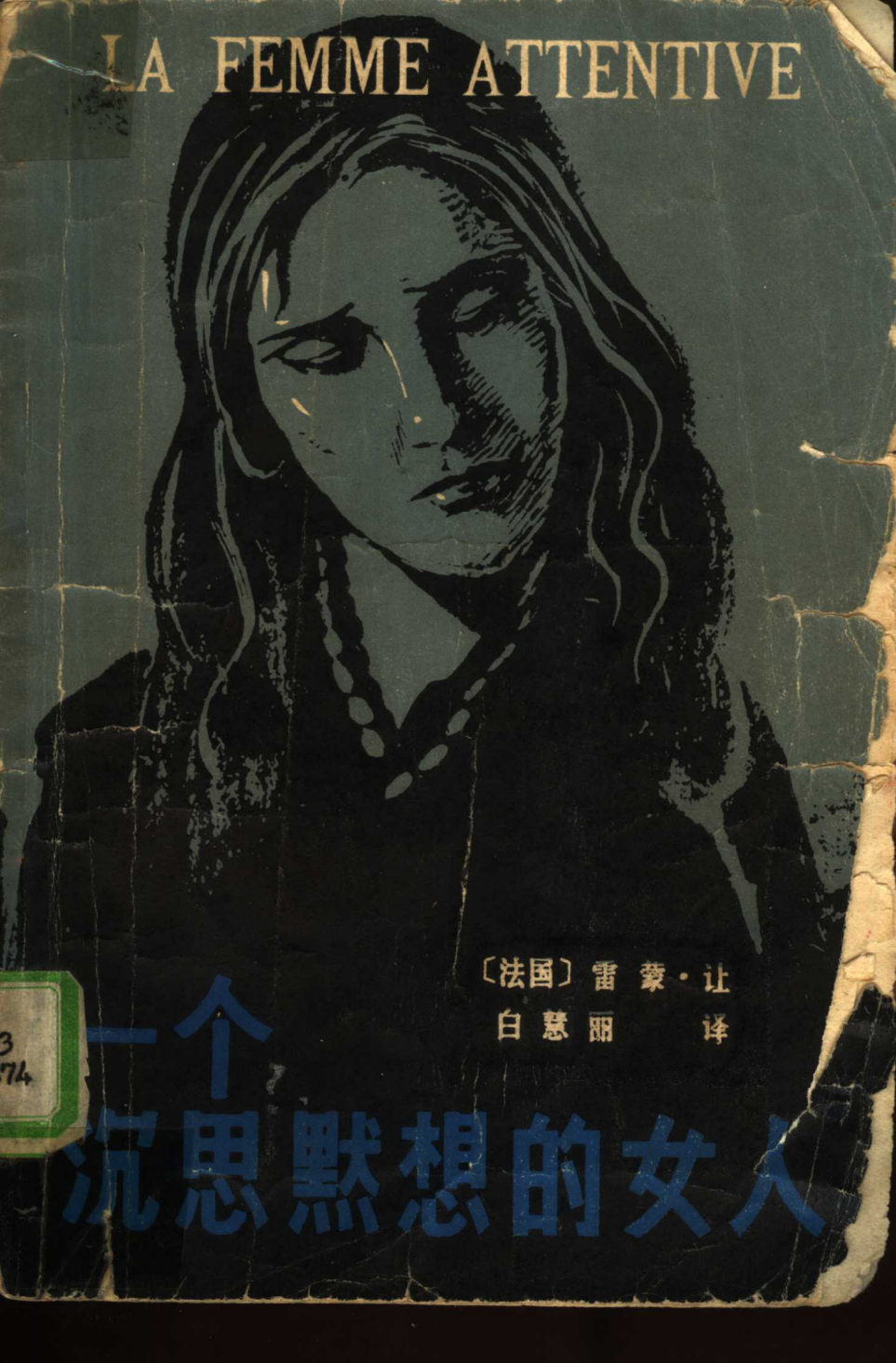


LA FEMME ATTENTIVE



〔法国〕雷蒙·让
白慧丽 译

3
74
一个
沉思默想的女人

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

「法国」雷蒙·让
白慧丽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1·沈阳



La femme attentive

Raymond Jean

PARIS, 1974

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

(法国) 雷蒙·让

白慧丽译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3 $\frac{1}{2}$ 插页: 1

字数: 71,000 印数: 1—91,2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592 定价: 0.29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当代西方社会城市生活的中篇小说。

维罗妮卡走进了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众多的商品简直使她入了迷，她多么想买一点儿什么啊！可是她手中无钱。货架上一只漂亮的小闹钟吸引了她，她太需要一只闹钟了。她决定偷一只，但终被监视员抓获了。监视员用罚款、坐牢来威逼她，甚至无耻地提出，如果她同意与他秘密幽会，便可私下了结此案。绝望的维罗妮卡走投无路，被迫同意了。但是这个纯朴善良的少妇挣脱了圈套……当然，她的反抗是难以逃脱当局的惩罚的，她被投进了监狱……

小说文笔细腻，脉络清楚，成功地吸取了“新小说派”的某些手法；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作了生动真实的写照，为读者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目 次

雷蒙·让和他的小说

《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郭家申（1）

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法国〕雷蒙·让
白慧丽译（7）

雷蒙·让和他的小说 《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

郭 家 申

雷蒙·让 (Raymond Jean, 1925年生)是法国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二十几年来,雷蒙·让先后发表的作品已有十五、六部之多,其中如《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第十二号线路》等作品已被介绍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而对我们广大读者来说,作家和他的作品还是颇为生疏的。雷蒙·让的作品,无论在其创作思想的倾向和深度上,还是就作品取材之广泛和艺术探索的新颖独特方面,在当代法国文学中都是很引人注目的。

雷蒙·让生于法国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马赛,就学于埃克斯,早年曾积极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

雷蒙·让长期在国内从事法国文学的教学工作,并曾数度应聘到美国、摩洛哥等国任教。一九五三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绿色的森林》。一九六五年他的儿童诗集《艾琳娜和鸟儿》问世。除了写诗,雷蒙·让还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就文学的使命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法国诗歌与小说的发

展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论述（《文学与现实》，1965；《艾吕雅》，1966；《响往的诗歌》，1974），均颇有影响。

雷蒙·让是当代法国有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论著《文学与现实》系统地研究了从十八世纪的狄德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新小说派”的法国文学发展过程，提出并说明文学必须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必须与暴露社会的倾向相结合的主张，他认为，“新小说派”作家在艺术创作上所取得的突破与成就，应该尽可能地服务于上述的原则与要求。他不赞成包括某些“新小说派”作家在内的一些现代派作家创作上脱离生活现实，无视社会历史的因素，他们只凭作家的主观意愿构思作品，一味在作品中塞进大量莫名其妙的所谓心理剖析的作法。雷蒙·让主张作家应该脚踏实地地为读者代言，要表现社会的现实生活。他反对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或轻视思想内容的文字堆砌游戏，反对矫柔造作，强调朴实无华与形式优美对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应该说，雷蒙·让所主张的这些创作思想原则基本上是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的，而且这些原则在他的文学实践中，特别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相当鲜明的体现。他的小说《纽约的废墟》（1959）、《演讲》（1961）、《乡村》（1966）、《两个春天》（1974）等都表现了作者创作思想的一贯主张，体现了他艺术上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显示出一个成熟的作家在选材和遣词状物方面的练达持重的可贵素质。现实是文学的土壤，雷蒙·让一向很重视这一点。他即使在历史小说中也从不脱离现实，只埋头于历史文献，而是千方百计地通过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从各个侧面探索

和发掘不同时代的人物在个性特征、精神面貌、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相通之处，揭示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如《暗泉》，1976）。

从五十年代中期乃至整个六十年代，是法国“新小说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当时这个流派在知识界，特别是在文艺界中影响很大；不少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它的影响，有的作家还有意识地积极吸收这个流派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雷蒙·让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外国评论界认为雷蒙·让应属于“新小说派”作家之列，是七十年代的后起之秀。但是从雷蒙·让的具体创作实践来看，其创作活动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如果单凭作家本人所宣称的创作原则或别人对他下了什么结论来判断一个作家创作的面貌，那显然是很不够的。我们只能从具体的作品分析中来得出自己的答案。

《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发表于一九七四年，这是一部取材于当代法国城市生活的中篇小说。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雷蒙·让的创作思想原则和艺术表现手法，可以说是他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小说通过一名普通的城市家庭妇女维罗妮卡的不幸遭遇，生动细致地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普遍物质繁荣和一般下层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劳动者的艰难生活。作家从一个普通的城市妇女逛商店这种毫不新奇的现象写起，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不断向生活的纵深处挖掘，通过家庭、社会直至监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个人被物质欲望吞噬殆尽的社会的畸形和病态；小说对人们精神空虚、社会道德堕落的栩栩如生的描写，客观、真实但又极其严厉

地谴责了这个崇尚消费的“发达”、“文明”社会的反人道性质。小说的描写恣肆深沉，大胆细腻，它引导读者透过这些光怪陆离、平庸单调的表面现象看到现实生活中事物矛盾的本质；使读者有一种既身临其境又超然于外的感觉，从而能够于奇中见其不奇，平中见其不平。整个作品达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现实主义高度。正因为如此，对于许多读惯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人来说，阅读雷蒙·让的作品并不感到象读某些道地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那样沉闷乏味，难以终卷。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读《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的时候，的确又感到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有很大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小说的结构和描写手法方面，作家明显地吸收了许多“新小说派”作家的写作技巧。比如，在作品的布局上，雷蒙·让把这个篇幅不大的小说的内容分割成六十幅单独的画面，作品人物的心理变化只是借助于各个分散的图景来表现；又比如，作者把作品里的人物、背景有意地写得含混不清，甚至有的主要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例如敲诈维罗妮卡的那个人的确切身份、姓名始终没有交待）。再比如，在小说的语言上，雷蒙·让同样不采用华丽的修饰语，不作详细的风景描写，拒绝一切可以用来表达人物内心感情的传统艺术描写手段；对于非描写不可的事物，也只是借助于各种不同的定语，简单地指出其颜色形状、长短大小和客观属性而已。然而对于普通的生活现象或人体的细小动作，从最常见的生活琐事到人物举手投足、起坐移步，则也象一些“新小说派”作家那样从不轻易放过，而是不厌其烦

地加以详细描绘（如第一节里对女售货员和女广播员的描写和第二节里对大师傅烙饼的一段描写）。

但是，尽管雷蒙·让在小说中有意识地运用了“新小说派”的种种写作手法，但他毕竟和后者有所不同：他不象他们那样可以随便置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故事发展于不顾，写起来既不受正常的逻辑约束也无视外部的社会历史条件。雷蒙·让有着明确的创作意图和首尾连贯的故事情节，对外界事物的细节描绘虽然繁复但决不是无的放矢，莫名其妙地描写一通。他笔下的每一个人体动作或实物的状态总是在暗示或烘托作品人物的某种也许不是一眼便可猜透的心理状态。例如小说第一节里维罗妮卡观看胖姑娘吃冰激凌的场面；第二节里她在咖啡馆等人时观看糖块在杯子里碎裂、倒塌、最后完全沉没溶化的情景，以及她从“旅馆”逃出后坐在街旁小公园的长凳上望着对面坐的一个年轻人的情形，都属于这一类的状物描写，都成功地为人物彼时彼地特定的心理状态作了某种暗示，使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和突出。类似的艺术表现手法，小说里几乎到处都是。因此，不能仅仅根据作品的描写手法这一点就认定雷蒙·让是个“新小说派”作家，恐怕更重要的是要看作家的整个创作思想倾向。因而我们认为，与其说雷蒙·让是“新小说派”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长于以“新小说派”的技巧为现实主义文学目的服务的作家更切合实际一些，而且他在博采众长，形成自己一套写作方法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当然，《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在思想艺术上还存在不少未臻极致之处，有些地方的描写过于繁复和琐碎（如小说的

第一部分)，还有些细节描写过于露骨，有自然主义之嫌。但尽管如此，这篇小说毕竟还是给读者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城市人民生活的某些现实图景，对于成长和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我国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

〔法国〕雷蒙·让

白慧丽译

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光线起了变化。在这之前，阳光透过百货公司高大的玻璃门直射进来，洒落在货架上星罗棋布的镜面上，斑驳陆离，相映成趣。现在，太阳突然躲藏起来了。为顾客陈列的日用百货：各种化妆品、文具纸张、装在塑料袋或尼龙夹里的各式成衣、书籍、钟表以及各类小玩艺，霎时间都暗淡下来，仿佛变成了一堆堆陈旧的废物。千姿百态的商品好象一下子都失去了光泽。当女顾客们（时而有男顾客）犹豫不决地伸手摸一摸、掂一掂货物，心中琢磨盘算的时候，这些商品看起来都死气沉沉的。

从坐在高处的一名女售货员的眼神上也能够看出太阳是西斜了。她坐在一只高凳上，置身于两排陈列各色化妆品的货架之间。在这以前，她不时地皱起那有点萎靡不振的面

孔，发亮的头发从两边垂下，左边半个脸一直到鼻子都被头发遮住了。她眯缝起眼睛以抵挡阳光下浮动的灰尘。现在，阳光突然消失了，眼睛可以睁开了，脸上的各个部位也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自然平衡状态了。但这一切并不影响女售货员继续干自己的事：她专心致志地往指甲上抹油。令人不解的是：不知她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还是在向顾客展示这种商品。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尽心，但脸上的表情却是绝对的无动于衷。她用一支小小的毛刷，蘸上油，不慌不忙地依次往指甲上涂抹，宛如在细心地为一幅图画上色，力求不要描出毛病。她不时抬起还算秀气的手，弯起手指，看看抹得如何，然后将小毛刷伸进腿边的盒子里再蘸些指甲油，又开始抹起来。她身边围了一大群顾客，都在仰头看着她，但是她对他们连瞅都不瞅一眼，尽管顾客们显然都很想知道她是不是在做广告宣传。说实在的，这种指甲油的颜色的确非同一般，浅褐色，明光闪亮，富有金属的光泽，使人感到，这才是需要买的地道货呢。

维罗妮卡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女售货员。使她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女售货员那一丝不苟的劲头，还不如说是她这个仿佛旨在供人品评的人的本身。透过她的玫瑰色的尼龙工作服，可以窥见一个年轻的，但已是未老先衰了的松软的躯体。她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也许只是从这个姑娘的姿态上看出来的：她坐在高高的凳上，弓着腰，低着头，在长发的遮掩下仿佛缩成了一团，也许是由于她的皮肤有些粗糙，因为她那相当干瘪的胸部恰恰从工作服的翻领处显露了出来。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她面前

的这个人仅仅是个公务在身的商店女售货员吧。一个女售货员！为什么不可以当女售货员呢？须知维罗妮卡本人兴许什么时候也会当售货员的呀！有时候，一个女人恰恰喜欢挑选这样的职业，有什么办法呢？也许这在一定的圈子内还是很自然的事呢，姑娘们甚至很希望得到这样一个职位。另外一种情况也不能排除：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事可做，不得已才将就干了这一行。这样的人，你从她们的脸色上就看得出来，她们总是懒洋洋的，显得很失望，极少对顾客笑脸相迎，有时干脆板起面孔，态度粗暴生硬；她们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苦恼与遗憾的神情；她们是苦于求告无门才到这里来的。别处？往哪儿？维罗妮卡曾经听说过，甚至不久前还在一份妇女画报上看到，不少年轻的女售货员有时也从事卖淫活动，其中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她们用这种方法来贴补微薄的薪金收入时，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犹豫不决了（维罗妮卡打量这位姑娘时心中想的正是这一点。她在长长的头发的遮掩下，一直在往指甲上涂抹那种浅褐色的油料。她的动作越来越迟缓，越来越无精打采）。看来，她也已经过上了别具风味的自由放荡生活，经常出入咖啡馆、酒吧间，离不开美酒和出租汽车，还有旅馆、五光十色的街头闹市和狂饮作乐的夜生活；那样的生活同这种身穿平凡单调的尼龙工作服的工作可是有天壤之别。在这里，整天要同看得发腻的商品打交道，还要同讨厌的顾客们进行无聊的对话。毫无疑问，那样的生活要开心多了……。当然，这必需先要有一个非分的意图，还要有一个说明为混到发薪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口实。

维罗妮卡忽然想起她现在身无分文。她伸手到腰里摸了

摸，她肩上的挎包就挂在她的腰边，这是只破旧得不成样子的软提包（但她仍然很喜欢它）。她想，身上没有钱还来逛商店，这总是显得有点奇怪，有点没事找事，甚至带点冒险的味道（就好象一个妇女出门没带必不可少的贴身用品一样。不久前，她在报上还看到发生过这样的事）。她感到一身的不自在，甚至想到会不会有人在她身后盯梢，一直跟踪她呢！当一个人身无分文的时候肯定有某些特征能够被人识破，监督员、售货员、会计、掌柜也一定会注意到她。也许，没有钱逛商店是禁止的吧！禁止——这未免太愚蠢、太没有道理了，正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不能这样做，至少说在这样的地方不能这样做。她感到处于这样的境况很不是滋味，于是便朝前走去，仿佛要避开那些她觉得一直在打量她的目光。肩上的挎包不住地在身边晃来晃去。她从货架旁边走过，那上面陈列的货篮——里面装有梳子、剪刀、粉扑、指甲锉、喷头及一些小瓶子、小盒子之类，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可是连她自己 also 感到吃惊的是，她在一把发刷跟前停住了脚步。这是一把金属的发刷，上面的铁齿很象一把大头针扎在一块玫瑰色的垫子上，——刷齿稀稀拉拉，发刷的一端有一个黑色的塑料柄。她用掌心压一压刷齿，又用拇指按在一根铁齿上来回摇晃了几下，仿佛要试试它是否牢固和灵便，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克制住拿起发刷在头上梳几下的强烈愿望，——这样做显然不仅会招来非议，也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她迅速地将发刷放回原处，继续向前走去。她的手心有些刺痛，好象有许多蚂蚁在钻动，又仿佛有什么东西挤压着皮下的血液。

现在维罗妮卡站在一个木制模特儿的面前。这是一个青年男子，看上去年纪约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身穿日本和服；旁边的文字说明，着重指出这批和服的价格降低了百分之三，尽管——也是这张说明上写的——这种衣服恰恰是目前“最时髦的家庭服装”。这位年轻人，象所有别的模特儿一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的姿态——头部稍稍有点倾斜，一只手向前伸着，使人觉得他好象是在向人致意或者是在邀请你入舞池；他的另一只胳膊垂在一旁，但与身子稍稍保持一点距离，而且微微有些弯曲；他的指头又瘦又长，而且没有指甲，整个手掌愚蠢地向上翻着，几乎是一副向人乞讨的样子。他的头发与许多模特儿不同，不是画出来的，好象是粘在头上的，也许是在蜡制的脑袋上戴上一副真正的假发套（虽然这种栗色有点莫名其妙）。维罗妮卡想，为什么她一看见模特儿总觉得是蜡制的呢，也许因为她小时候在电影里看见的木制模特儿都是蜡做的，或者不由想起了从前听人这样说过，——因为现在的人造模特儿显然都是用别的材料制成的。但是这个穿和服的年轻人的皮肤确实确实是蜡制的——呈灰黄色，在他那洁净的脸盘上出现两道栗色的细眉、一副假发和一张深褐色的嘴。他那弯弯的嘴唇做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态，眉下是一双莫名其妙的扁桃形的眼泡，宽大的和服衣袖下露出了蜡黄的手腕。这件带蓝色条纹的布料衣服非常肥大，披在模特儿身上显得逍遥自在，风流雅致，只需解开腰间系的一根带子，整件衣服便可解开，而且轻而易举地就可脱下，完全裸出这个年轻蜡人没有性别的光滑滋润的躯体。

维罗妮卡想，这一点正是模特儿的奇怪之处，要知道，模特儿的相貌已经完全是个成年人了。她小心地抚摸着和服的料子，不慌不忙地察看着料子的质量。然后，她抬起头，看见四周还有别的木制模特儿，男的女的都有，是专门布置在商店的这个部分的。他们仿佛在玩“四角”游戏，态度非常自然，若不是他们的身材明显地矮了些，并且老是站着不动，实在很难把他们同顾客区分开来，因为人们身穿便服、睡衣的时候同样是这样一副自然的神态（至少当她离开这个诱人的年轻人之前最后再瞥他一眼时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大厅内打开了照明设备，两个氖气管灯突然亮了起来，一个在大厅的入口处，一个悬挂在自动升降梯下的天花板上。一种苍白滞呆的光线取代了柔和的阳光，它仿佛增强和改变了太阳的余辉，使大厅内陈列的货物又恢复了生机与温暖。布匹、衣料重又大放异彩，摆得象一口大锅形状的各色塑料器皿和香皂闪闪发光。举目四望，映入眼帘的是陈列在二楼屋梁上的儿童坐椅和玩具，真是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女售货员们的工作服反射出耀眼的光辉，不时地在眼前闪烁浮动；各种罐头和瓶子，五颜六色，琳琅满目；所有的东西——珠母、玻璃器皿、丝绸、皮毛、五金、尼龙都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现在顾客们川流不息，拥挤一堂，他们各自向不同的方面走去，拥挤着，在陈列商品的货架间你推我，我推你，形成一股难以控制的人流。人们身不由主地向前流动着，从一个货架前被推到另一个货架前，从这一类商品眼前被拥到另一类商品跟前，他们一会儿在这里聚集一大群，